

十
技
說
新
語

書

世說新語卷之四下

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字長成清

庶康子紹清遠雅正已濤子簡疎通高素倫虞預晉書曰簡字季

紹劉漢等齊名遷尚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季爽朗多所遺

書出為征南將軍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脩名行自得於懷讀書

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任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季風

韻疎誕少門風初為安東參秀子純悌竝令淑有清流竹林

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戎子萬子有大

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

愈甚也食糠而肥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預晉書曰

琮字子躬穎

川人太常峻弟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

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

神王晉陽秋曰敬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救世子

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聞習禮度不如式瞻儀

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

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吳趙

有代字

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真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

傅參軍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傳

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

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

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

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

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

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入王故事曰玄為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琅邪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字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曠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

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干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有二鵝蒼者

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此地也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

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為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

世說新語

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
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畫贊曰夷甫天
形環特識者以為巖巖秀峙

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數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

晉諸公贊曰溫幾字元甫太原人太子性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

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王喬劉疇字王喬彭

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

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

於是羣胡皆泣而去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

才儁元甫之清中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解中三間瓦屋土龍住東頭

士衡住西頭土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

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怡然為士友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穎丞相目子躬云

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數不為辨析之談

重之也一作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數頽然淵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虞預晉書曰述字士

脩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述與司空劉琨俱以維豪著名年

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鷄鳴

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

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備京師傾覆

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為徐州刺史述既為豪

才常忼慨以中原為已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為豫州

刺史使自招募逃遂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述若不

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畧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

道作道

祖述作其病
有天子

多一字

卷四

世說新語

三

有西字

寄通已足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數常默然故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儒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

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邪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

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概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遂

王舒已見遂別傳曰遂字處重琅邪人舒意局剛清以政最是臣少事稱累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遂並敦從弟

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

卿清論處明親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得恐已

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

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

得遺鄧粲曾紀曰顛為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傳密等叛迎蜀賊顛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免顛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

代顛顛還建康未即得用也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相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

桓公曰精神淵箸高坐傳曰庾亮周顛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戶利密可稱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為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嘆如此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也王應

下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聘也晉大夫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

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

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

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澄弟四子微澄別傳

曰微邁上

有父風

時人語

迎作逆

有平字弟也字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虞預書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辭濟

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王下望之之峯距下壺別傳曰

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下望之之峯距壺字望之濟

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眾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

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

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林曰

孔坦為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

驚痾耳若下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

之峰距當敢爾不此言殊有由緒故聊載之耳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義之當不減阮主簿

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為

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疑如斷山晉陽秋曰顛正情凝然雖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日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

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為

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弘農華陰人曾祖彪

未為冀州刺史荀綽並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

事規意道邈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名士惜而不

遣召為軍諮議祭酒府散傳家關東諸侯欲以淮補三

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車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位望殊

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塵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

坐何充丞相治楊州解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何少為王

公所重故屢發此嘆晉陽秋曰充導妻妹之子明穆皇后之妹

無名疇二字

劉王喬作疇

道遂作清搖

世說新語

五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

羣英紛紛後又交馳述獨茂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繚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

聚王公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於未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

皆是丞相甚相嘆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

已謝公云朗是大才仲王故事曰楊准有六子曰喬髦朗琳後

康庾公每追嘆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琮字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十八亦見

亦見劉氏譜曰緩字萬安高平人祖與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緩歷驃騎長史

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

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

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郟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興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

其不必有之其字曹業
若作己字何表亦誤耶

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搖見

一空宇有似解署羨訪之云輿縣解也令姓徐名寧既獨行

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

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

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哀簡穆有器識故為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

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於王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

哀晉陽秋曰杜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又曰弘治

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

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謂亮有廟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貴

羣英紛紛後又交馳述獨茂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

聚王公每發言眾人競贊之述於未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

皆是丞相甚相嘆賞言非聖人不能無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

已謝公云朗是大才仲王故事曰楊准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子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十八亦見

百人亦見劉氏語曰緩字萬安高平人祖與太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

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

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郟人通朗有德素

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邑上岸消搖見

一空字有似解署爰訪之云興縣解也令姓徐名寧爰既獨行

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晉陽秋曰哀前穆有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

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於王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

哀晉陽秋曰杜弘治字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又曰弘治

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

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謂亮有廟廟之器翼有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

有人曰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人目

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悅為碑文云拔萃國舉徐廣晉紀曰信

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曰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

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宋明帝文章

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選為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議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

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為太常劉尹云蕭祖

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

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問曰王濛

見已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疊疊為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

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年

不屑也謝公稱藍田撥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曰王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文

志曰義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

道作道

琳字和琳及琳字
謝存字身及琳字
或為衍文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已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

汗眾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裁立致當時名流皆為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為

簡選王曰非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中興書曰

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彪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迥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儔于時之桀沉存顓奉

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

沉為孔家金顓為魏家玉虞為長琳宗謝為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

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

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濠別傳曰濠之交物虛已納善恕而後行

希見其喜溫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脩小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后在林澤中為白道上歎林公器朗神儁支道別傳

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

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劉尹別傳曰愜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曰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宿物赤玉

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惲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

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為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

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筆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世說新語

擇作擇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人以辭
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道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
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俊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
俊陳留人僕射彪弟也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
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她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
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鯁通簡
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
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
不事形影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韓嗣支道別傳曰遁嘗至京師王仲
祖稱其造微之
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下江左
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
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勳擅疆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
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北之管葛
故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已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義
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
自娛桓溫在西蕃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
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
十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

願此因下其語至瞑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
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
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

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

至

曹案以自將誤

世說新說

九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人以辭
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道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
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悛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悛字思
悛陳留人僕射影弟也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
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她
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
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鯁通簡
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
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
不事形
影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韓嗣支道別傳曰遁神心警悟
祖稱其造微之
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下江左
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冲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登
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勳擅疆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
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北之管葛
故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已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義
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
自娛桓溫在西蕃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
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
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

何煩此因下其語至瞑既去謂左右曰頗會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
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
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

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

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

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曠似達或云尚自然令上晉書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姑孰桓公遙望嘆曰吾

越作招

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曰敬豫為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永字

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

自是鉢釘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恆尋遁過祇洹寺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

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稽叔夜琴賦也劉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

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襄陽行至新野集眾議曰今遭凶年不依

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眾使竺法汰詣揚州王領軍供養之

日彼多君子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馬

世說新語

甚相其交友也

其作共

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弟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每與
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

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為汰贊曰淒風拂林明
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作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
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宗
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為快諫敘曰神
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

用違其才耳嘉賓郗超小字
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
陰臨流映壑也共商略先往名

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六出林應為臨王氏譜曰臨之
字仲產琅邪人僕射彪之

子仕至東
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解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耆之字脩載
琅邪人荆州刺史廙弟

三子歷中書郎都
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脩少
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尚年長於愔神
穎夙彰而曰北面於

劉非
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
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與

謝安相
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郝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
才氣越世負俗不循

常檢時人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繁樂謝家安江東

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郝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鄰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弟及

有之字

從灌並有德
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安北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釋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曠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竹絲者將十年及輔政而脩室第園館麗車服雖其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脩齡王胡之小字也劉曰亦名士

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徹朗晉諸公贊曰祖約少行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作曷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辭旨助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

仁敬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

又作打 曾案說文打撞也从木丁
声疑此打字而足打字之誤

又作打三字有誤文
下任說七偏山季倫節
茗字每在知則知
作打作竹皆誤打
別体

阮千起提行

和荀子已見阿
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

謝胡兒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為尚書

左丞有準繩操為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

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阮千里姨兄弟潘安

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岳集曰堪

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

從灌並有德
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安北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釋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曠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竹絲者將十年及輔政而脩室第園館麗車服雖其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立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脩齡主胡之小字也劉曰亦名士

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徹朗晉諸公贊曰祖約少行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作曷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辭旨助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

仁敬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為尚書

左丞有準繩操為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

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阮千里姨兄弟潘安

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岳集曰堪

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

父母峩峩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既棄子遂無復

世說新語

又依打三字為有誤文
下任說世桐山字倫亦
茗字每五知則和
作打作竹皆融打
別休

阮千起提行

繼嗣為有
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
知名與潁州荀羨俱有美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
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寬
裕投火怒蠅方之未

其若非太傅虛相褒飾
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

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

不覺造鄰共义手語達于將且既而曰之度才情故未易多有

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眞
許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鄰賞對夜以繫系日

殷允出西郤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

求之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弟六
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世目袁為開美

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

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麟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
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

為論兇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眞
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况眞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

通太傅猶斂鄒容之王謝不通
事別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

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雖
瓜未為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

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

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
有氣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竟夕

范豫章謂王荆州范甯王忱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

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素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

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佳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

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雋

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既至天錫見其風神

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

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閒遂致疑隙晉安帝紀

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內外始有

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心論頗有異同當由驃

騎簡於朝觀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勳

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

每欲問恭乃於正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

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為構已也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

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

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亮

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自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

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

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

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評之曰

自任讀

卷四

世說新語

四

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
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沉漢書曰三君
舉天下模楷李元禮薛瑩漢書曰李
竇武劉叔陳蕃少有高操海內尊而稱之故得因以為目元禮居八俊之上膺士錫荀緄朱
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
衣冠糾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入以猶古之入元
八凱也謝沉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
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
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竝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為功曹瑜
當還西並會聞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
門與士元言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其為交友仕
至鬱林太守自知亡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
日年三十二而卒塘人有德行義概為大司馬

而為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
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
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

汝南樊子昭將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
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初至長容貌完
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頰吐唇吻自非文林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
治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
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

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
諸葛因為氏瑾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

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
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慎其誅並有盛名各在
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

立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
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暘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泰

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謏

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脩學動正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

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荀爽方陳紀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

荀或方陳羣荀爽方陳紀

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荀顛方陳泰

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荀顛方陳泰

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卒謚

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

康公 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裴綽方王澄

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准與裴頠樂廣友

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准曰喬當及卿髦小減

也廣性清澹愛髦之有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

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

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雋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

彥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雋為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為二千石髦為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樂安長父彪魏洛陽令納歷司隸校尉見諸名

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

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杜

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鄧陵人杜襲孫

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為賊所殺

王夷甫云間丘冲荀綽兖州記曰冲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

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惑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

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

名令望不淪於始為光祿勳京邑未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

潰乘車出為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 **優於滿奮郝隆** 晉諸公贊

始高平人為通亮清識為吏部郎揚州刺史 **此三人並是高**

才冲最先達 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冲

齊王問起義隆應檄稽留為參軍王遂所殺 **此三人並是高**

人二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 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

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 **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

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 **之儷** 庚中郎與王平子鴈行

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 **散以澄敦莫己若也及澄喪敦敗散世譽如初**

常為天下士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 敦性彊梁自少

曾無異色若斯傲狠豈憚 **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嘆曰不知我**

於周顛乎其言不然也 **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 虞光祿傳

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 **王丞** 吳興守徵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

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曾孫也沈婉有

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

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二康偉康各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

雅雅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符故為大郡

然象以齒喪身後為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曰駿未登

吳郡果為沈充所殺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 **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

傲作傲
其作見

素本傲見記三字不能如今年傲其
故三字之羨順何也

故作記

世說新語

王夷甫云問巨冲荀綽兖州記曰冲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

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惑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

案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

侍婢在側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

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爲侈不以爲僭至於白首而清

名令望不渝於始爲光祿勳京邑未優於滿奮郝隆晉諸公贊

潰乘車出爲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揚州刺史此三人並是高

齊王問起義隆應機稽留爲參軍王遂所殺此三人並是高

木冲最先達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冲

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冲之虛貴足先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

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旨要不爲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

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

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

常爲天下士曰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

數以澄敦莫己若也及澄喪敦取散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彊梁自少

曾無異色若斯傲狠豈憚及長李倫斬妓

於周顛乎其言不然也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嘆曰不知我

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顛王敦素憚之見輒面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虞光祿傳

行會稽餘姚人虞麟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王丞

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守徵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王丞

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愉

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曾孫也沈斌有

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

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二康偉康各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

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符故爲大郡

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曰駿未登

傲作傲
其作見

故作記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

郗郗曰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

世說新語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
太尉阿平胡母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母輔之少有雅俗鑒識與
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
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

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嗟嘆虞預晉書曰嶠厚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準則臣

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

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
如亮縱意邱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
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
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
以庾亮
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做時論以穎比鄧伯道做比溫忠

源而不可解疑有
脫文

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至議郎年二十一卒做
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

有二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顛比按

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

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
矜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

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

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
比亮不聞周顛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

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弟
隘故也

積善為功章此卷
標目表其例亦多

卜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
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
俊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
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儉亦同乎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

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郗至封於溫
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

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相而此章
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速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歷
庸雜以此損名阮

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

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問何次道為宰相嘆曰我當何
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滅萬安邪劉綏
已見

郗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

問何如方向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向高平金鄉人太宰鑿長子
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睨罕交遊歷會稽內

司徒中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向劉曰若不如

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

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
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類

然無所脩統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僑傷其道理本真密巧則乖
其致道唯虛澹備

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
王攸字大猷

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
善尺牘初荀勗為武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

必誅已自攸甚得眾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

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
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國於齊王太子
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

有和字
有帝字
目佐且
國佐心

世說新語

徵矣侍中馮統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昂統聞已憂忿不知所為大辭出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統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與隸且知其若此況宣武之弘儁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

暗處遐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

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

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

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

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濶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

有宜也字

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

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

託懷立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

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

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人參朝政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

去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為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己見謝氏譜曰奉弟聰字弘遠歷侍中廷尉卿

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儉黃門侍郎巖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

世說新語

去作取

廟作朝

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居然自勝言奉任天眞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

公就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

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共商略西廟

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奔

奔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和劉真長謝

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都

曰開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

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間孔巖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

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

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於是李潛然

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亡

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

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倫為相國時取李重為左司馬重以

於篤甚扶曳受拜後數日卒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

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

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

問作即

無倫字時字無倫字
趙王字修倫無逆因
字王字遂字後字深

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多修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
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
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
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
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別傳
曰樸有偽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
王濛略同而敘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郝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
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萬之為豫州氏羌暴
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
方任自率眾入潁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眾之心比中郎
郝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向還南遂自潰亂狼狽
單歸太宗責
之廢為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
由惡言不入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
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
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
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出也惡言不入於

耳是非
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
源蒸燭之暉豈喻日月之明
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
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爽字
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爽
祖相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爽
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
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
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
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
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世說新語

三

比任北心作為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石崇金谷

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湖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湖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舍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或生命之不承懼凋落之無

曾案始平晉即屬雍州漢司隸右扶風即也
在今陝西西谷所興平縣東南始平武功即杜風長功也
吳王至甘肅後十四字以應五句先官當次郡望耳

後後之好事者其覽
武功蘇紹字世嗣年
人剛直疾惡常慕汲
愉字休豫
光祿大夫

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葬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

潤於林道陳達別傳曰達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瞻光祿大夫達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

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

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

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

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郝嘉賓道謝公造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

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徹

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

吾皆百之庾蘇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兒汝兒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

劉尹云人言江影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石崇

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湖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

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湖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

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

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

五十為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任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

則次子山濤客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憖憖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傳曰

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葬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

潤於林道陳遠別傳曰遠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吟光祿大夫遠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

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

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郝嘉賓道謝公造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

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徹

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

吾皆百之庾蘇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兒汝兒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

世家曰：禕之字文敬，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

其體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腳，裁可

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

拔支，乃過殷，然豐豐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恆如有生氣。史記

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壁，示其瑕，因持壁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

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

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蜎，蜎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

將軍，司馬父曼少府。李志，晉百官名，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卿茂之，任至尚書郎。李志，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

死任使

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

而治，但恐狐狸猶狗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滄，惑則天下無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

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

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

公自足，沒林公。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羨曰：此公好舉宗本槌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魏氏春

壽通簡有德秀，威戎伶朗，達有儒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

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陽秋曰：識量風格峻整。

本作木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于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

之弟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二賢

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莫躁

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

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猷之善隸書變右

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訊猷之云羲之書勝不莫

能判有問義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猷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曰見

君固當不如猷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

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

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晉

陽秋曰猷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

不逮言濛質而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郝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

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莫小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猷

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

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

已而行侯設麥飯蕪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

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鰓丹笑曰聞樂紉

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鰓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

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

姦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

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

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司馬相
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
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
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
臨邛買酒舍文君當爐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
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夫事終于家其贊曰長
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褌市不恥其狀託
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
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

熙初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

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詠云荆門晝

掩閉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

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
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

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即向

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
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

論此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也王孝伯

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

徹不言若義之
而言勝胡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

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
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也于時賓客為之咽

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舉南陽
人祖宗父暘暘娶王羲之女

尚書太常卿相生瑾瑾有才力歷
尚書太常卿相劉答曰公高大傳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

曰檀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檀梨橘柚其
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弟三子尚書僕射
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

草作璋
字作避
毋相字

世說新語

桓立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

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

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

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

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懷然愍之即

赦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從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

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乳母乃先見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出老女子何不疾行

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毋徙

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

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

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

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

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乃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

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

道也幽厲何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白然之

日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

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賢才趙高政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

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

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

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

世說新語

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吾不取

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

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

弟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願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

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

休在位舍書崩諡景皇帝條列吳事曰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

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

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

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

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

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豪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

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

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

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

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思爻亦

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

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鴉鴉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

桑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水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

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

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

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

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

世說新語

三

乎古人以為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
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

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

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衛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諺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齋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如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才拙而性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

剛聚斂無厭于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

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向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遂死于几下故懼之

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

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擔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

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又弟急捉衣裾將與杖

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

一酣從是遂斷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

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為

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

鯤之諷切雅敦又稱疾不朝鯤論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

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

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眾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

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

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觀鯤懼天下私議也敦

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朝鯤請侍從敦

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

元皇帝時廷尉張閭

葛洪富民塘頌曰閭字敬緒丹陽人張昭

至廷尉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

理遂至槌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

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

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

吳平乃還乘節高舉元帝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

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

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出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

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

蚤已毀壞

都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

中興書曰鑿少好學

多所後朝觀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誠王公

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

乘作乘

出佳山

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
其次曰後面末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都遂大瞋冰矜而
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
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
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
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諳事王敦
敦克京邑以充為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
伐王敦充率眾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請吏部郎陸邁與
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京都陸邁與
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
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郎將至吳密勅左右令
入閭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十未久必將有亂
若為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上

上作止
十作平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都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
為三公是天下無人
矣時人以為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

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為漢高魏武何如別

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狷
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一坐莫答長史江彪

曰願明公為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謝鎮西作
為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謝鎮西作

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為建
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

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

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

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議更克孔

謹作錄

簡傲高義我安在
萬軍中事

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
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證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
益之言爾曰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

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

並有名聲出珉右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殷顛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

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顛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顛答曰

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顛弗與同

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顛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

州任川

情不語王

為作偽

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鄢陽男食邑茲部即曰廬君俗兄弟
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
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州有匡俗先生
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
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
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
望香爐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
能敘直嘆其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
奇而已矣

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
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
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參佐無

不被繫束桓道恭立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同堂弟

太守為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

中立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

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

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父撫軍晉安帝

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俊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弟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賤恭抗表討之車亂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歎歎曾不付廷尉賜死

慮獄吏之為貴乎

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

之為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

韓詩

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榭桷魏武自出看使人

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

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少有大尉彪子少有才學思

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慙懼然為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柸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

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

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

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

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皀曰

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

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

二年迎伍君神游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

思吁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

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

邯鄲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揚脩未嘗過

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

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

衡即以前刻石於汾渚曰弟四車解既而禍正平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眾云竝不堪

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棹楫而未顯其言馳

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眾服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為丹陽尹帝令斷大

桁故未斷帝大怒瞑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

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為譌謬一本嶠燒朱雀橋以阻

云帝自勸嶠人一本本作噉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

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

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

口酒可飲其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

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

遣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聞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

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

辨情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情所任按中興

書情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

者連鑣俱進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唯東亭一人常在

廟作問

夙惠第十二

振山表古人此意飯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簞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簞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大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鯨隨母在官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邾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

官位字有亦字

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立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詔神情如不相屬暝於燈下一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幘兒云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

耳母異之知為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

有甚字

桓伯指

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謝公出嘆曰
上理不減先帝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沖別傳
因桓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立
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
還之靈寶立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
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
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楊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
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
撞几曰可恨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飄槳使
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樂舞

眉作自

人作武

上作土

李作季

王處仲世許高尙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
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
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
口不言財其存尙如此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
高率通朗有鑿哉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魏武帝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人士一夕中作
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
所稱西苑也明帝簡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
車騎尙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何敢不

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槩腳令上王聞之而去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即及李堅作相忌

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豐瞻少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叡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荆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眾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大

會參佐陳其旌幟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報三疊徒眾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首誦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會作敦椽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

謚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之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辟繡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鶩者仲子頓顛曰惡用此鶩鶩為哉後母殺鶩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鶩鶩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小字鎮惡

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

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

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

致沖還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中興書曰石虔有才隸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

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將領淮南太守成歷陽

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挂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

符志業不遂

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眾號孫郎平定江東為

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於

三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人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九歌

少司命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立西下人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立時事形已濟在平乘

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籥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世說新語卷之四終

世說新語卷之五上

宋 劉義慶撰

容止第十四

梁 劉孝標 注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

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問謀問曰魏王何如何

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

威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

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

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立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

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立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立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人懷李安國積唐如玉山之

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儼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

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

稻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

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見者歎曰蕭蕭蕭蕭爽朗清舉或云

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

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曰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

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醜續文章志曰思貌亦

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

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入王故事曰

故好同遊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

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

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上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

歎其神儻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

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

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頰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國統

曰劉伶字伯

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
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

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亂平子

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謂字季亂琅琊人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

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

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

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三有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

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

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

周伯仁道桓茂倫欬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形貌

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

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亮王導輔

溫嶠約疑亮復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不許

得作亂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

京邑也

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鄉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展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

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

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頓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

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

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公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己見中興書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有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

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共詣林

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公作為

有祿字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
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音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
琵琶有天際想
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
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
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

輔自然浩若神君續音陽秋曰帝美
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
何得自沒僕射
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睐便自有寢

處山澤閒儀

法住湛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
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

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
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公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猛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
陽羨人父勳吳郡陽太守

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
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

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
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
義興有邪足

蛟而

厲作勵
孝母字有忠字

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

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郎處也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

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

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屬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

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母曰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

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

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

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

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

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著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

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載淵砥節力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

烈在列

能結軌驥驟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采於輪珠潤山之客烈於頁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辭淵

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為君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

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

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

爾時不可得耳作歎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

色王羲之臨河敘曰太和九年歲次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

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人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

所述右將軍司馬大原孫承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

次在在
禊作提
人作也

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

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佳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

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己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少馥中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

微雪昶於籬閒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

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肆也以土為壚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

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類川庚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

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

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

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

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

世說新語

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是王夷甫喪子之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

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

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甯丞相王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

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

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會會妻父虎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

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神

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洞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鬼志謠

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

如飛鷗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

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

及亡劉尹臨殯以屨柄塵尾箸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

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道林

遁甚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

聖盡而鼻不傷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揮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推已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無足為之鼓琴也

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郝嘉賓喪左右白郝公即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

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惜卒超所交友皆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惜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稍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眼食則呈此箱惜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情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絲絲不與氣運俱盡耳余以帝康二年命駕之

木已積冀神理絲絲不與氣運俱盡耳余以帝康二年命駕之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簡貴為中書郎少亡見已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婿謝氏以猜嫌離婚

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

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

前曰官平生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

婢手而退未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二子猷問左

有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

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

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

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

世說新語

特相和曉子敬疾屬纏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情悵禁來往聞亡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有歎字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猿桷惟新便自有黍

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

字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祝子之

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鞠晉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喪

羊孚爪牙失索元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

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所降求與元相聞許

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 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

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

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佗然不應復

敘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

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

啗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魏氏春秋

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

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

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

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追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

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

厭將復隆富貴俛仰聞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

嵇康遊於汲都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

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爾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木而不用其

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于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夫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標不

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廡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

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廡

得賤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志曰廡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

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廡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疋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

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廡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廡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廡長兄也思

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子弟五之名何

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潯人驃騎將軍充第五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

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楊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嘗獨寢

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

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於時苻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許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之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

因陳無用條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

匿之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麟之子麟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道逸桓沖嘗至其家麟之方條桑謂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尋陽頽太尉說周

短作極

自佳身

有翟字

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不與語晉陽秋

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

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

都時賢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夾於

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行看

有見字

行作往

乃興後不堪遂出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

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達字安丘誰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遂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

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

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

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

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茅此言許由上致堯帝之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

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

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

郗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

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

都盡尚書郗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

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

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

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

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自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

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
 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
 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
 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嬙喜上書願保塞
 文頴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
 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
 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
 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
 越席而起帝視之犬驚悔是時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
 于大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
 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
 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譏班婕妤好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
 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

有之字千作百

值佳直

二子互已
矣作疾
有越字

有東郡二字
大佳文

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南主
 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
 為后班婕妤好者為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
 後庭常欲與同輩婕妤好辭之趙飛燕語許皇后及婕妤好對
 有辭致上憐賜黃金千斤飛燕嬌妬好見危中求
 世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下后出看疾太
 后入戶見值侍竝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
 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汝應爾至山陵亦
 竟不臨魏書曰宣武卞皇后瑯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
 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讎
 趙母嫁女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
 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虞韞妻穎
 帝敬其文才召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
 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
 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
 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世說新語

百

劉作留

工佐功

袴以終

有穀字

無意字

卷五

古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
將軍陳劉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慎守道動以禮讓仕
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後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
稀康為友仕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
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
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
仕至大司農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
為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
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
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禮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婦曰新婦所
鄭注曰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
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
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
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覆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

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
 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
 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
 其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
 而人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
 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
 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立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
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
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
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
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
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連朱節
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魏氏春秋曰允之前擅以廚錢乞諸
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前擅以廚錢乞諸
曰吾知不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
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門人欲藏其兒婦
書陳允禍患所起辭意甚酸慘文多不錄

卷五

世說新語

五

有當子
社目謂未知何故

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
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
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
秦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
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進允宿望又稱奇才擢
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
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學各重世與傳
撮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臣
謂王廣名士豈以妻
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
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
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愧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

及作反

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

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

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
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
昭不為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
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亦無有
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
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
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憾之有干寶
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暢于寶所記則是經實
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
業申意何其相及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

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
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
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
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
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
言之契至于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

氏有才識清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武子為

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氏

之太傅孫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

令兵兒與羣小裸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

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

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

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王璜即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

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氏救還而齊獻王妃欲令

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

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

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贊曰世祖

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

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用柳亦救充迎李

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其出輒使人尋充

祖下詔不遣左右夫人充答詔以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

夫還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

郭槐疆狼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

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耐葬

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亦才

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司空以

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既婚果有令

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

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

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助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亦有俊才女德

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

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中夏名士于時以

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滅李重者

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瑯邪人初趙王倫封瑯邪

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

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人內示

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

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此女甚高明重每咨

焉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

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

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

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媼貴族將

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

刺史元康初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

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汝若不與吾家作親

志作安

世說新語

此系遇香是滿
方幅遠過其言心命服
于著手也
越歷化嚴

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

廉未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罄而逵馬僕甚多侃

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

髮一作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劉諸薦以為馬草

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

明日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

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

羊晔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

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吏郡陽孝廉范逵嘗過侃

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

之歎息遂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

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

極學下亦有脫文

章頌榮或責羊晔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晔曰此寒俊也王隱
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
於張夔羊晔亦簡之後晔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甘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
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

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
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
下忽有二客來叩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
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
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
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正值李梳頭髮委

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

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如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

因欲斫之見李在窻梳頭姿貌端麗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
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

有口

水作冰

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

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譜曰友字弘之

豁之女幼徒跪求進閣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

聽我前因突人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

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

謝公夫人帷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

開一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瑯邪

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特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

公大笑箸之

侯佳伏晉國有文字有溫字免作宥

惟佳悼

一作夫

無之字

減作恨

過作末

有也字

王右軍希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情已見希別傳曰

質和正沉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二謝見汝輩

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

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身亦不惡汝何以憾乃爾答曰一

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

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鞠下範之外孫答曰我

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立為是塵務經

心天分有限

郁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補氏譜曰超娶汝南曰生縱不得與郁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謝遏絕重其妹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竝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瑯邪人問眼耳

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答曰髮白齒落屬乎

形體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

於闔廬洲中途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

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

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諫

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

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

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息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

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

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鐘律

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

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

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書監荀勗依典制定

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尺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

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

俱成音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則悲

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然合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

術解第二

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

無然字令作今
有然字

世說新語

三

無杜字昂字
每取之二字

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昂性
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
度昂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苟
昂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
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杜夔據之是以失韻昂乃依
周禮積粟以起度量取之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式用之
廟郊

荀昂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筭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
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

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祐墜馬折臂位果

至公幽明錄曰羊祐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
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土
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管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

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
其別之故杜預道王武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
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陳氏譜曰述字嗣祖
頴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

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

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鳥子
相冢書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滿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

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於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
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

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

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

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子問

富貴後當滅門

世說新語

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
 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
 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
 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
 上佳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
 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
 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
 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
 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劑而針之須臾兒下羊背裏而出其
 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

而作兒

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
 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
 昇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粉作妝

以佳於

有之字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粉奩戲傳玄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
 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
 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
 矣文帝以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
 為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
 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
 長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中角時有一
 書生又能低頭以所
 冠葛巾角撒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
 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

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積壤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書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尺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髮

皓然因救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地杜陵大夫卒衛桓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龍盛誕輓轆長緹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值百萬常在

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易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

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

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

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

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

曰于時感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性草書能騎射善圍碁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遠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為

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

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後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

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琴服菖蒲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誣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

世說新語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
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

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

安時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
碁以教丹朱語林

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
哀制中解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
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刑惡

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曰
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

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

白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

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

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
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

辭然
後止

桓宣武嘗請叅佐入宿袁宏伏酒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

叅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叅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

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叅

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子時荊州為之語曰髯叅軍短主簿

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
珣有器望並為溫所暱

祥公日

刑作形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

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詣

孝武在西堂會伏酒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且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

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酒何在在此

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

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睐移晨達莫

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上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

人祖嘜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

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

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音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

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曰明公方

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

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

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

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

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

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

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

所警疾犬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

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

悼位飾

湘字公榮字在
潘曰下

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酒病曰醒

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

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昶字公榮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文士

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恆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士風願得為

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

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

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適其裸袒伶

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中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則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

識盡哀此類也

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

阮仲容見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

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

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雋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

數升廢頓久之

見用傳咸也有皆

中佳字

祖定務章王又別信曰文字并元注

諸名士章 唐孫秀父又平北將軍

注者非既皆作又 何此章注祖父又平

北將軍石向者本任又耶

世說新語

阮仲容

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酒病曰醒

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

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昶字公榮人通達任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文士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恆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士風願得為

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

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人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

劉伶大始中猶在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

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中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嘗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

號因吐輒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棋未決對舉聲一號頓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前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

阮盛麗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幃於中庭人或

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

見前作咸也有皆

有往矣二字

有以七字未法作如故二字

吐信嘔

世說新語

有注籍也三心見前
作指也
有兩字無日心

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
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見前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

裴至下席於地哭嗔畢便去或問裴曰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

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

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

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

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

防也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

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猪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

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木識己之所以為達

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

詣浚儀令為它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

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

禮樂廣譏之曰各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

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立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長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

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

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造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

失郎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

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

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

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攤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

日愷字元哀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

穎作頡

日作積百

道信情

誣信姬

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修性簡任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

池日莫倒載歸若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

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

有違字

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柸酒

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柸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母輔之所知大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北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閭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

本不相識先在金閨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

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

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

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遜性通濟不拘小節

有問字

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逃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逃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顯於眾中，欲通其。周曰：吾若萬妾，露其醜穢，顏無作色，有司奏免，顯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偽朗，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下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慄，貴遊子弟莫不祇肅。至庾

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直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常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嶺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條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按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湖，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郡奔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

生佳往

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足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臨去都下人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又

辟濛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

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問為洛市肆工鴿鴿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思已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

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憤著帽酣宴半坐乃覺

未脫衰尚書謝哀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

先以問憐曰謝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憐曰仁祖韻中自應來

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

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

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任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

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

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

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

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禱捕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

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且

槃案佳自己

也作中

乎桓位呼袒列佳刻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

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航大妹名

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

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

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麟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

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

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

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

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

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首高平人父曇北中郎

為藩伯之望自太子雍州在內見有甯甃云阿乞那得此物

左率擢為雍州刺史恢小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

日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希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

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

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

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為人有記功從桓

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

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

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

不見作兒

他作定

道作通

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
 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
 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
 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遠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
 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省烏標晉陽秋
 他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
 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墟肆不以爲羞桓溫常責之云
 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
 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荆州後在溫府以
 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
 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
 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擲掄
 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漸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
 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
 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皮高平人張氏
 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山松別見續晉陽

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
 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

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
 之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

行殯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荆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車騎王友進坐良久
 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

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

致麟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

有挽歌者何以譙譙子曰書云四海遐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

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歌以寄哀

千戶作于尸

卷五

世說新語

三

夜作故
有為字無字

堪作曜

心即作而

二八五乙

禱作柳

日作自

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挽人銜發孰樂喪者邪
按莊子曰縛誼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縛引柩索也斥疏
緩也苦用力也引縛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
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
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
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
頗有明據非因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
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
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

人欽其才
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

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於遠棄官東歸居山陰也
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

丘中有鳴琴白雪停
陰岡丹葩繼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

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
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王晉
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
軍桓伊善音樂孝

武飲燕謝安侍坐帝令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
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
相便申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而不相識遇桓於岸

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
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

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主客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立別傳曰立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
以溫有不臣之迹故神立為素官

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

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

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立哀樂過人每
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

曰靈寶故自達靈寶立小字也異苑曰立生而有光照室善古
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曰為天人宣武嫌其三

暮作慕

痛作慟

留作唱

於作唯

有曰字

酌作醉

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滅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立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

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暮達好酒在荆州

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嗙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

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痛哭曰瑯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王氏譜曰瑯邪人父蒼衛將軍威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

陷義使喻三吳致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廢反喪服廢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廢廢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王司徒何曾與朝臣

皆盡禮於王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

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柸

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

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首陽

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

室久之乃謂渾濬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

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

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

酒竹林七賢論初籍與戎交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

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

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論所先皆此類

公榮不蒙一柸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

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

無名氏二六

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思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中悌東平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千寶晉紀曰安後來直康不在喜出戶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

延之不大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憚而退康聞之乃齋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千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喜不覺猶以為忻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資張公名華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荆作青

巢作鵲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 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巢子涼衣拘閣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恆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使斂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見 每日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

世說新語

卷五

無主乃六十五注
萬信阮

朝夕禮桓舍人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
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見主乃溫妻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萬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
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嘗著白綸巾膏輿徑

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性自癡藍田曰非

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門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

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微之為參桓又問官有

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庶幾孔子退朝曰傷人

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

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其萃王恬許恬已

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

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

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

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故作

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相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

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

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

眾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

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

相信桓

故信不

內作問

見上規箴篇

兒作寵
惜作惜

有五字

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
故幸得而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
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
不死兒輩敢爾惜于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溫故為超敬惜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
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
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
不聽出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有名園歷郡功曹平北參軍

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

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

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俟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
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客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之五終

陸楨二

陸棠仁五

陸鴻遠

陸則九

柳廣落元

黃廷柱三

吳芳標三

沈宗英七

陸嘉謀士

陸嘉毅八

沈樟北

沈惠烈

陶廷棟

葉其然

陸嘉毅

吳乃炳三

任毓麟

劉長綬

陸嚴

陳廷鏞

叶芝英片

劉長綬

許光先

有宗仁

柳朝棟

沈友鏗巨

劉祖詒

沈邦彥

李時清

黃煥

叶忻怡

仲雁題

叶之翰

陳廷標

李仁汝

袁慶柱北

李坤

金世芷

叶青照

柳庭衡

叶燦文北

沈遇文

沈仁滄

李若修

沈廷鏞

沈宗幹	趙上庚	汝璧英	嚴	殷濟甘	右乃亮	楊人傑	守文魁	凌昂	仲原騰	沈
孫夙標	修慶賢	吳宝堅	王世傑	牙夙吉	修	黃	戚	利	范	沈
沈夙苞	顧邦華	黃	陳景	嚴	陳	宗	黃	龐	鄭	沈
印文衡	沈	柳	王	吳	褚	劉	王	凌	黃	馬
沈	金	用	王	王	肖	劉	凌	凌	黃	馬



